中华野史

西夏事略

（宋）王称撰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西夏事略

（宋）王称撰　著

李彝兴，夏州人也，本姓拓拔。唐末有思恭者，镇夏州，讨黄巢有功，赐姓李氏，世有夏、银、绥、宥、静五州之地。思恭卒，其弟思谏为节度使。思谏卒，军中立其子彝昌。彝昌为其将高宗益所杀，而仁福立，不知于思谏为亲疏也。仁福封朔方王，卒，子彝超立。彝超卒，弟彝兴立。彝兴当五代之际，为中书令，封西平王。周世宗时，加太保。恭帝加太傅。宋兴，加太尉。太原刘承钧诱代北诸部，来寇麟州，彝兴遣将御之，承钧去。彝兴贡战马，太祖命玉工琢带赐之，问其使腰围大小。使言彝兴腰围洪大，如合抱之木。太祖曰：“汝帅真福人也。”卒，追封夏王。子克睿立，即以为定难军节度使。卒，赠侍中，子继筠立。太宗征太原，继筠遣将渡河，掠寇境以张军势。逾年而卒，弟继捧立。继捧初为牙内指挥使，嗣继筠为留后。太平兴国七年来朝，以夏、银、绥、宥、静五州之地来归，太宗嘉之。继捧愿留京师，太宗遣使诣夏州，护继捧亲属赴阙。以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，徙镇崇信，又徙感德。

初，继捧之来朝也，其弟继迁留居银州，时年十七，乃率众为寇，奔入蕃族地斤泽以叛。都巡检曹光实选精骑夜发，掩袭地斤，继迁遁去，获其母、妻。继迁因诈降，诱杀光实。时朝廷屡发兵讨继迁，继迁益侵扰边境。太宗用宰相赵普之策，欲委继捧以边事，令图之。召赴京师，赐姓赵氏，名保忠，以为定难军节度使，赐予甚厚。保忠至镇，即言续迁悔过归款。太宗以继迁为银州刺史。然继迁实无降心，复为寇。保忠来乞师，太宗遣翟守素讨之。继迁皇惧，奉表归顺，以为银州观察使，赐姓名赵保吉。又以其弟继忠为绥州团练使，赐姓名曰赵保宁。是岁，保忠遣使来献海东青。太宗曰：“朕不事畋游也。

”还之。保忠为保吉所诱，阴与之合，来寇灵州。太宗命李继隆讨之。保忠上言，已与保吉解仇，贡马五十匹，乞罢兵。太宗怒，督继隆进军。及王师压境，保忠反为保吉所图，欲并其众，缚牙校赵光祚，袭其将。保忠方寝，闻难作，单衣被发，骑骏马遁，仅以身免，资财、器用悉为保吉所夺。保忠夜还城中，为大校赵光嗣幽于别所。明旦，开门迎王师。继隆擒保忠以献，太宗赦其罪，以为右千牛卫上将军，封宥罪侯。后数年而卒。太宗下诏隳夏州，居民并边于绥、银等州。削保吉所赐姓名，复为李继迁。继迁遣牙校以良马来贡，且谢过。又上表待罪，因言违叛事出保忠，愿赦勿诛。太宗遣内侍赍诏谕之，赐以器币。继迁遣亲校张浦以良马、橐驼来贡，太宗遣使赍诏谕旨，欲授以鄜州节度使，继迁不奉诏。太宗以张浦继迁谋主也，留之京师，以为郑州团练使。

初，朝廷欲城古原州，而陕西转运使郑文宝固请筑清远。清远在旱海中，不毛之土，素无井泉。陕右之民，甚苦其役。文宝建议禁乌、白池青盐，以困继迁，而戎人益以叛，俄弛其禁。继迁寇清远军，命白守荣、马绍忠护送刍粟四十万于灵州，为继迁所邀，败于洛浦河。继迁遂窥灵州。太宗怒，复命李继隆出环州，凡五路出兵，抵平夏。继隆出师，行数日不见贼，引军还。而诸将与贼乌、白池大小数十战，继迁遁去。太宗崩，继迁乃遣使修贡，求领藩任。真宗许之，夏赐以姓名，拜定难军节度使，敕诸将勿加兵。以其子德明为行军司马。未几复寇边，屡为六谷都首领潘罗支所击。又寇清远军，七日而陷。又陷灵州。继迁率众入西凉府，潘罗支伪降继迁，继迁受之不疑。景德元年，罗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龙族，合击之，继迁中流矢，至灵州三十里而死。

德明遣使来贡，明年，上表归款。且言保吉临终祝之曰：

“尔当倾心内属，如未许，则连表祈请。”真宗嘉之，以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，封西平王。终其身三十余年，不敢窥边。德明累迁至太传，封夏王。其子元昊性凶鸷，多猜忌，晓浮图学，通汉文字。既长，数劝德明反。德明曰：“国中三十年不被皮毛，而衣锦绮之衣，汝无负天子也。吾尝从事于兵，劳苦万状，第自困尔！”德明尝攻陷甘州，拔西凉府。

德明死，元昊袭定难军节度使，封西平王。元昊避其父名，乃以“明道”为“显道”，称于国中。景祐元年，寇环庆路，杀掠居民。下诏约束之。是岁，伪改年为开运，更曰广运。母米氏族人山喜谋杀元昊，事觉，元昊杀其母，而山喜之族皆沉于河。遣使来告哀。元昊攻唃厮啰，陷瓜、沙、肃三州，尽得河西之地。将谋叛，恐唃厮啰制其后，复举兵攻兰州。又改元曰大庆宝元元年。元昊反，以十月十一日筑坛受册，僭号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，国称大夏，改元曰天授礼法延祚。明年，遣使来告即位。诏削夺元昊在身官爵，除属籍。有能执元昊来献者，授定难军节度使。元昊又遣人赍嫚书，纳旌节。康定元年，寇金明寨，执李士彬。攻安远寨，遂攻延州。刘平、石元孙来援，战于三川口，陷贼中。未几，寇镇戎军。庆历元年，寇渭州，任福战败于好水川。转寇河东，陷丰州。

二年，遣前所执塞门寨主高延德求通和。范仲淹为书，以祸福谕之曰：“国家景德初，河西休兵之后，中外上言灵、夏数州，本为内地。请移河朔之兵，益关中之力，以图收复。真宗皇帝以文武之德柔远，先大王归向朝廷，心同金石。故待先大王以骨肉之亲，命为同姓，全付大夏。真宗皇帝于是时也，有天地之造焉。今大王青春袭爵，不知真宗皇帝有天地之造，违先君之誓书，不避本朝，并建大位。累遣使人告于朝廷，中外之人莫不惊愤，咸欲收行人戮于都市。皇帝诏曰：‘非不能

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，念先帝岁寒之本意，故夏王忠顺之功，岂以一朝之失而骤绝之？’皆不戮而还。假有诸蕃之长抗礼于大王，而能含容之若此乎？省初念终，天子何负于大王哉？天子遣仲淹经度西事，面谕之曰：‘有征无战，不杀非辜，王者之兵也。’仲淹敢不夙夜于怀！至边之日，见诸将帅多务小功，不为大略，甚未副天子之意。仲淹与大王同事朝廷，于天子则父母也，于大王则兄弟也。岂有孝于父母，不爱于兄弟哉？可不为大王一一而陈之！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大王世居西土，衣冠言语当从本国风俗。何得与天子侔儗，名岂正而言岂顺哉？徒使疮痍百姓，伤天地之仁。仲淹每念‘有征无战，不杀非辜’之训，夙夜于怀。方欲与大王议而决之，重人命也。今大王遣人远来，惠然留意，何乐如之！但议论未顺，文字未正，不敢闻于朝廷。大王果能以爱民为意，言当时之事，由于众请，莫过于此，谢于朝廷。朝廷必当复其王爵，承先大王保国庇民之志，天下孰不称大王贤哉！如众多之情，终不获辞，则汉、唐故事，如单于、可汗之称，尚有可稽。又于本国言语为便，亦不失其贵矣。贡奉上国，存中外之体，不召天下之怨，不困天下之民。使边蕃之人，复见大康。又大王之国，财用或缺，朝廷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，为大王助也。大王幸听之，则上下同其美利，边民之患息矣。其若不听，他日虽有请于朝廷，必有噬脐之悔。仲淹今日之言，不独利于大王，盖以奉君亲之训，救生民之患，合天地之仁而已。唯大王择焉！”元昊使其亲信野利旺荣复书，而嫚辞如故。庞籍言：“诸路皆传元昊为西蕃所败。又野利族内叛，黄鼠食稼，天大旱。其国内既多忧虞，必为纳款之计。”遂令保安军檄野利旺荣，且言旺荣方总灵夏之兵，傥阴图内附，即当以西平茅土分策之。种世衡亦遣王嵩以枣及画龟遗之，谕以早归之意。旺荣遣其教练

使李文贵至青涧，籍疑其诈，留之。后数月，果大举，而葛怀敏死于定川。籍召文贵责以大义，而释遣之。文贵去，逾月复来。旺荣与弟旺令、嵬名坏卧誉诤三人列名为书，欲议罢兵。然未肯削去僭号，且云如日之方中，止可顺天西，安可逆天东？籍以其言未可屈服，乃报之：此非边臣所议，宜遣人自请朝廷。明年，遣其臣贺从勖与文贵俱来，称男邦皃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，更名曩霄。籍以父子亦无不称臣之礼，今名体未正，未可许。遣邵良佐等更往议之。

四年，曩霄遣使来，称臣禀正朔。遂册为夏国王，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，听自置官属。使至京师，许就驿贸易，燕坐朵殿。朝廷遣使至其国，相见宾客礼。置榷场于保安军及高平寨，博易用牛、羊、马、驼、毡褐，禁青盐。生属户蕃部，更不得相侵犯。岁赐绢、银、茶、丝共二十五万五千。如欲于界上承所赐，亦听。自后复修贡职为常。

初，元昊之叛也，朝廷命夏竦、范雍经度边事。后以范仲淹、韩琦经略，而元昊臣。其年，契丹夹山部落保家族八百户投之。契丹宗真使人追索，曩霄留不遣。宗真遂亲将至境上，各据一山，严兵相待。曩霄奉卮酒为寿，大合乐，仍折箭为誓。及罢，契丹劫曩霄。曩霄觉，以兵拒之，大败契丹。宗真领数骑东走，纵其去。

曩霄用兵多诡计，其左右任事之臣，有疑辄诛杀之。尽更先世所为居室、衣冠、文字，而国中数有叛者。曩霄有兵十五万八千五百人，得中国无艺者，使耕于河。曩霄凡七娶：一曰母米氏。二曰索氏。三曰都罗氏。四曰咩迷氏。五曰野利氏。野利，遇乞姝也，生三子，次曰宁令哥，貌类曩霄，以为太子。曩霄复纳没哆氏女，野利之族有怨语，曩霄遂杀野利遇乞等三家。既而野利氏诉言：我兄弟无罪见杀。曩霄怜之，下令国中，

为访其族人，得遇乞妻没藏氏，与之私通。野利氏觉之，乃出遇乞妻为尼，号没藏大师，生谅祚。六曰耶律氏。七曰没哆氏，初欲纳为宁令哥妻，曩霄见其□而自取之，号新皇后。宁令哥愤而杀曩霄，不死，劓其鼻而去，匿黄庐，为讹庞所杀。讹庞，没藏氏之兄也。曩霄遂因劓创死，年四十六。

方没藏氏出为尼也，既娠而曩霄死，遗言立其从弟委哥宁令。讹庞以夏有国以来，父死子继，委哥宁令非子。而没藏尼有娠，幸而有子，足以为嗣。后二月而生谅祚，送立之。以没藏氏为太后，于是政在没藏矣。